



南湖舊話卷四

雲間李延是辰山甫著

孫 尚綱補撰
七世 漢徵引釋

後學張應時虛谷校刊

同邑吳祖慶元之同閱

劉銑坐法論死、長繫北京刑部獄、其弟鈍賂主者願代繫、俾兄一見母妻、卽兼程入京、主者受賂既厚、又憐其意、遂許之、銑歸、給其家曰、受讞者、恩得還鄉里、而弟不幸、客死、竟不復至京、鈍無所怨、苦久之、赦歸、銑聞逸去、鈍生二子、皆仕有名、

鈍生二子、玉璵、二舉人、建寧太守、玉子、充汀州通判、



宛子兆元舉人懷慶推官

湧幢小品

藏板

柳御史淳以行人選監察御史初服薦補妾沙氏戲之云今日須辨蟲牙御史笑曰更當細識蟲沙太夫人聞之以爲嘲諷不嫺家訓杖御史而遣其妾後歷官四川左布政以內艱歸朝夕哭靈前撫受杖處悲號出戶外竟以哀毀卒

柳淳字文粹華亭人成化丙戌進士

松江府志

周穆王西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爲沙抱朴子按牙字孫恂池爾切讀如治爾雅釋蟲曰有足爲之蟲無足爲之牙郭忠恕周伯琦皆謂俗誤以

蟲牙之牙爲獬廌說文謂牙獸長脊行牙牙然欲有所何殺形則似不得指爲蟲類愚謂不必太泥蟲屬亦有牙牙然欲有所何殺者使與蟲連讀則應讀如治與獬連讀則應如在庶乎其義可通今所書廌獬廌譜乃單用牙字殊覺不妥後見李氏刊誤云薦字經史並從甘不單書廌則了然可證矣

漢徵識

奚郎中昊所得俸金輒分贍族屬嘗曰凡樹木同本而一榮一枯見者必指根莖致澤之不均况人爲有情之物乃同屬祖宗後裔而獨擅贏餘得無有指者在旁耶奚昊字時亨華亭人舉成化戊子鄉試已丑聯捷循

例歸省壬辰授刑部主事片言摘伏人伏其能遷員
外郎勘貴州獄歸奏對稱旨進郎中庚子復乞歸省
遂就養焉會瑞獄作吳受命奔走勞瘁成疾以卒年
三十六分省人物考

高學正博改武岡學正江行風逆覆溺相繼嘆曰死生
固命也然老母在堂詎可身試波濤之險即停舟辭任
終養不出

高氏自有米遷鼎乃聚族從之散處吳越有存善者
始從松江之上海徙而占籍華亭存善生琪琪生平
是為梅軒處士梅軒生順元公博登成化癸卯賢書

仕為州學正祀鄉賢祠

墓志唐文恪撰

陸文定出西郊報謁適其伯兄負蟹至公下輿屏立道
旁問將何之兄指簾曰持此為父佐酒耳公命從者代
携兄笑曰吾布衣也携蟹固當乃疾走去及公抵家贈
公方與兒快飲庖人別進他饌贈公命撤去謂文定曰
此時菜蟹正肥黃柑初熟汝兄田家風味亦自可樂無
煩另着鹽醬文定唯唯相與笑說耕釣事漏下兄仍踏
月去

陸文定公一日與賓朋宴坐忽報兄至急起延至門
外相對寒煖不數語輒起去文定不能留也送門外

拱立良久去遠方敢進坐客訝曰長公嚴重乃爾公
日固也憶昔少貧吾兄荷鋤藝宅傍地命我及中丞
弟昇糞俟之良久不至吾二人舉一杓淋漓狼籍兄
大怒杖之曰盡如若輩何以償租且書能枵腹讀耶
其田則久歸吾吾今欲受兄教如少年時不可復得
矣西山日記

張季收貧無立錐而父母未葬乃誓不婚娶授徒餬口
積餽資二十餘年足辦工役臘月下棺淫雨忽霽風暖
月明有若初秋及封椁而雨復如故衆皆嘆異纔歸室
中聞大聲云張謙命合餓死以葬親情切不使遽作餒

鬼年至九十餘且衣食不缺老終鄉里憐人多有聞之
者明晨親黨爭來問訊季收謝曰雖足脛可無長毛而
心腑實懷餘慟言之適足彰其不孝

張謙字季收上海高昌里人祖父五世食餼學宮終
於坎壈季收上短下長形如癯鶴父授以五經不許
更學時藝臨死且囑曰使汝藝工而不售難以問天
售而不工易於愧已貴賤命也當思我言故季收終
老不就場屋竭力葬親世稱其孝

鄉評錄

三司副使陳泊卒後附語婢子云當爲貴神坐不葬
父母今作賤鬼足脛皆生長毛

孔氏談苑

倭逼青村鄉塾師周文德奉母走匿中途遇倭倭將刃其母文德延頸願以身代倭笑曰留老母子吃飯何如借健後生馱包乃釋母而攜文德去在倭營三年無隙可脫總督胡梅林會勦始獲歸其母猶在也方福者金山衛哨長也習知其孝將以女妻之文德泣曰陶氏先君所聘遭亂不屈哭曰終不爲周氏辱遂死波濤今又委禽他姓陶氏之言謂何朔望設位而哭聞者哀之

周淵字文德嘉靖時人

顧硯山初出繼其叔上川署正既而上川舉子從周上川素多藏比歿而周家人操鎗嚴甚硯山支持門戶更

向人緩急開府曹公雅習硯山行部至縣密謂令劉曰顧署正得階文林郎以硯山爲所後贈封今舍人貧甚爲人後而僅提空名蕭條苦塊殊可念也令出趨告硯山將收其紀綱問狀硯山避席對曰先君子固無餘貲况某以倫序得爲後不在橐中有無願明公謹秘之苟傷大安人心使異日先君子得通地下顧此時何以爲顏令乃止開府聞之曰顧舍人真賢者吾用常情待之悔失言矣

先生諱從義字汝和松之上海人也元末有友實公四傳而廣南守英起家明經拜二千石子澄澄子二

東川公定芳官御醫次上川公世芳官署正其後御醫以伯子從禮貴贈光祿少卿實先生之自出而署正之得階文林郎者則以先生為所後也墓志陳滬海撰
顧英天順己卯舉人

李元翰初出繼後其繼父晚舉五子凡喪葬婚娶皆出自元翰人或謂其過厚元翰曰出繼雖曰倫序世情即因其產業使繼後不復生育必曰所有固吾物也則今諸孤儉薄又安得諉之曰非吾事耶久服其義

李昭祥字元翰嘉靖丁未進士南京工部郎中致仕
李自恒軒公娶東海張公女生子龍浦公塾雲浦公

序而雲浦生公龍浦乃撫公為嗣云

雲間志畧

倭蹂躪海上高於理踉蹌隨父南坡入城猝與倭遇倭欲剽其父項於理跪泣請代倭怒將并殺之一倭笑曰奈何入人城郭先以孝子血染其刀環吾日出處人義不為此使譯者諭之去里人高其行更字之曰孝卿

高承順字於理別號旭屋華亭人子振聲亦出至性人稱為兩世孝子明孝友傳

高仲彩祖母病劇高引刀割股肉作羹療之病旋愈里人稱為孝童讀書不輟乃得瘵疾臨死親黨咸疑天地不佑善人高且歎且言曰壽天命也忠孝性也須與大

汗而逝前一夕守土地祠者聞空中曰明日送高孝童入山凌晨特來問訊則高死矣

高吳字仲彩青浦人祖母曹氏病危割股肉作羹以進祖母食之尋愈官榜其廬曰孺孝可風

李見汀父為倭所掠遍求之不遇重趼涕泗見者哀之或告以倭少識字者登記見汀乃儒衣冠挾筆墨自投倭營緩步長揖曰貌若何者吾父也如在願縱之請以身代役酋奇之索其父立遣焉見汀凡籍所鹵獲咸得次第首喜每有厚贈且拍其背曰作事無大小能以全付精神赴之者必富貴中人也見汀乘間夜脫不持一

物提學御史耿公名定特表其門曰至孝感夷

李安祥字元定號見汀上海人以隆慶改元選貢登

萬厯己卯賢書知滄州子南春孫繼佑代登賢書雲間

志

陳北山素厚藏橐裝數萬金死之日其貲別有所屬長子詒穀不能名一錢有言及者詒穀擗踊悲號曰父死謂何而先及所蓄有無亡何叔季以貲爭訟郡太守馮公桐江故嘗為上海令廉知其狀不直叔季以所爭者屬詒穀詒穀辭曰受之是幸其爭也卒辭去

郁企齋孝廉青城子也遇其嫡母黃之兄伏臘問遺甚

謹族弟某謂企齋過情將何以待生母兄弟企齋曰吾父之心必先嫡而後庶某從厚嫡母之兄正以體父意也徐文貞聞之謂客曰後生猶有此忠厚入理之言吾鄉當福澤未艾

君姓郁氏別號企齋其先封主事公桂生五子長曰温州守山季曰青城君岷青城娶于黃無子置貳生君年十五補邑諸生

張可成青浦農也父病故將殮身營業諸父曰孝則孝矣恐玷族姓可成哭對曰身以外無一絲一粟若坐視暴露不得為子豈能顧族苟權輕重罪無所逃葬之日

天雨忽晴羣鴉萬計鳴繞墓傍里中感嘆聞之官得蒙旌獎

此子所目覩可成之族頗有富者無一好義助喪而徒為體面語真可惡也

鄉評錄

學究張伯陽父早死家貧母不能自存再醮子俞與俞復生二子母死合葬于俞臨期風雪大作伯陽自恨少孤母去於理不可復葬然念先人孤墳寂寞繞墓哭三晝夜僵餒於道不數日死生徒為權厝其父側夜半有聲如雷土合成墳堅如鉄石雖錘不能入人呼為孝感墳

伯陽之先有明經某者為長洲教諭以師道自任齋
厨蕭然敝袍蔬食更無長物余祖嘗言及之伯陽為
諸生屢試不售遂棄去訓蒙作活不談時藝曰時藝
吾不售矣以此教人能不自愧為人猶潔難近亦獨
行之士也名應春上海長人鄉人 桐窓隨筆

成化間華亭民某之母再醮復生子母死二子爭葬
質之官官判其辭曰生前再醮殊無戀子之情死後
歸墳何以見夫之面令後子收葬伯陽得母微嫌其
母之易去而且傷其母之難歸與此真貧士之不幸
也 雪峯遺稿

李鶴滙名尙雅字伯安進士震瀛公兄也少負異材千
言下筆立就又膂力絕人能倒拔牛尾發矢百步之外
無不命中吳淞總兵朱某欲與角力鶴滙申食指繫長
繩其中曰軍中有能拽繩使指屈者願為納拜朱選健
者七人以次及之終不能動朱大駭服曰先生神勇也
而孝友性成見吳太僕懷野鶴滙事親說

薛更生有族叔無子雖疏屬而倫序則及之計其業固
中人百家產也更生辭之曰舍我而繼者更有其人吾
貧不能具饘粥然何忍遠棄其親終不受
君諱正平字更生華亭人也少為儒長事俠老歸釋

死石頭城下。墓於方山之陽。年八十有三。

墓志蒙史撰

張瀛海萬厯時選貢入太學。遭生母喪。或以壓嫡為辭。便於省試。公泣謝曰。無論情有未忍。使試而不售。夢寤間何以對所生。卽侍嫡母。尤無顏面。乃持服如制。

張以誠字君一。南安守弼元孫也。萬厯辛丑廷試第一。人授修撰。分考會試。主考福建。遷中允。轉諭德。丁外艱。營塋勞瘁。咯血。遂不起。年四十八。所著有酌春堂集。鄉評錄

何叔鴻父病亟。對其母涕泗覆面。請以死代。母曰。然則使我生者將奈何。叔鴻曰。尚有兩兄。兄當先其所。遂

託故出。久而不歸。鄰人傳有遺履於溪上者。母奔視之。固叔鴻物也。善泅者得其屍。顏色不變。蠅蚋寂然。

孝童名萬京。字叔鴻。松江俞塘里人。幼穎異。日誦數千言。父有疾。萬京衣不解帶。久之不瘳。告於母曰。兒將請於天。以身代父。供養二親。有兩兄在。母切禁之。然亦不慮。萬京果代父死也。父謂曰。吾病不可為。亟求布殮。我萬京卽號哭出門走。家人咸謂其求布也。會天大雷雨。萬京薄暮不歸。其母忽憶前言。出至溪側。得萬京遺履。乃知其赴水死久矣。其宗人學憲君萬化為作傳。惜不載萬京年。或曰十四五矣。余惟萬

京之志近乎愚萬京之行近乎小過使居聖門其爲高柴之流無疑矣或疑萬京死未幾其父亦死何謂代而不得耶夫以周公之聖史稱其齋祓爲質請代武王武王瘳後而崩是周公終不得代武王也何疑於萬京蓋萬京之所能爲者人也萬京之所不能爲者天也余哀其志爲作何孝童詩將以愧世之不顧父母者焉

陶菴集

徐仲光孝童記云童子姓孔曲阜至聖裔年十歲母病醫謂不可起童子日夜涕泣私祝泰山神願墮身以贖母壽既而病愈童子告家人曰嘗許禮泰山必

身往酬母許之山之絕頂舊有捨身崖高不可測童子臨崖奮身自擲從者無由持救是日泰安州守適過山麓見片雲若有人影搖颺歛然墜地乃一童子也詢之自言氏籍及報母酬愿之意不知何緣扶擁至此守給賞送歸時癸巳初夏也夫同一孝也一死而一生天豈有意其間乎世之人行小善而欲責報於彼蒼者是市道也安足以語此

延是識

陳守貞年七十五子身事母有田數弓旱潦惟種棉花所收常倍手自紡績精絕一時遠近稱爲孝子布母所嗜好味必先具其終身七箸多着糟糠

陳守貞住華亭縣十五保萬厯時人

錢聖期與武靜各母武靜羈維揚母病亟飛艇相報歸期似非旦夕間母呼聖期曰汝父素無長物此我奩產及三十年經營針線所餘計存六篋善保之亦不失爲富貴翁俟其歸能以半與之如拜君惠言訖而終聖期哭畢卽集內外百餘人親加封識鏞之密室武靜抵家悉以見與不涉絲毫

聖期名鳳彩孝廉聞公弟侍郎公之曾孫也

俞嘉言故方正學高弟也正學被難有幼子航海來投嘉言收匿舍中教習松音音稍變又挾之他往歲餘歸

而使更姓余託名寓中收養以女妻之方禍熾時嘉言聞犬吠聲卽披衣起或中夜危坐時恐不測萬厯己酉提學御史楊廷筠廉得其事得復原姓建正學祠而以嘉言配食

俞允字嘉言華亭人更名永洪武癸酉魁應天明年

成進士累官禮部主事謫判長沙致政歸

松江府志

張一何孤巖奴也好誦感應篇孤巖爲張瑄幕客瑄旣以富著天下而世舉善籌算者無不談孤巖張一每爲主人憂嘗嘆曰鴆酒止渴解者幾人一旦棄妻子并所餘者數千金去而爲僧孤巖悟其意亦苦辭瑄及瑄敗

其徒黨佩金虎符者，鮮不流離禁錮。惟孤巖獨免，晨持佛號，輒稱一名殿諸。其後久之，孤巖死，一歸鄉里。廬其墓傍，旦夕展拜，風雨莫避。至永樂初，始化去。

衛青字明德，華亭人，狀貌雄偉，勇而善謀。洪武末，以總旗投薊州衛百戶。累陞山東都指揮僉事，備倭海上。永樂中，蒲臺妖婦唐賽兒稱佛母，誘愚民為亂，攻安邱甚急。青率千騎兼行至城下，擊殺二千餘人，生擒倍之。及安遠侯柳升至，怒其不待已，青不為屈。事聞，上切責升，降敕褒美。青曰：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雖古名將，何以加焉。陞都指揮使。正統初，進右軍都督府僉事。

仍備倭。六月，以旱蝗出禱，得病而卒。塋濟南歷城。青幼時嘗牧羊馬嶠寺前，有道士見而奇之，撫其頂曰：兒他日腰金衣紫，聞者皆笑。至是果然。及卒，登萊人為立廟海上，祀之。有子十一人。長頤襲濟南衛指揮使，早卒。無子。次穎嗣，以功封宣城伯。餘分處濟南、登萊。留華亭者，行第九曰顯云。松江府志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祭墓回，經山麓，見石罅露一石匣，發之，書劍存焉。因削髮為尼，施教於里，求衣食財物，能隨所需。官捕之急，唐遂稱反。官軍不能支，其後捕獲，臨刑刃不能入，復下之獄。三木被

體竟遁去不知所終

衛穎字源正豐頤廣穎語音如鐘代兄頤爲指揮使選督山東漕運領京營操以勇幹聞正統己巳之變從山東入勤王由署都指揮僉事進都督僉事屢破也先兵陞都督同知充總兵官出守宣府還督京營兵英宗復辟陞左都督十一月錄功封奉天翊衛宣力武臣柱國宣城伯食祿一千一百石賜鐵券子孫世襲充總兵官掛平羌將軍印守甘肅時羌謀入寇十二戰大破之救毛忠於涼州全師歸甲申番族把沙作亂穎率兵深入斬獲甚衆憲宗卽位召還丙戌錄功加祿米一百石丁

亥掛征虜前將軍印鎮遼東屢立戰功以疾乞歸命守備鳳陽改南京守備連上疏請老詔還北京俾全祿以伯歸第家在松江都督公墓厯城每遇二邦人存問故舊極其欵曲曰吾老矣水木本源之意吾後人安知忠勇之性老而彌篤一日邊報急廷議出師而將臣有稱疾者穎喟然謂坐客曰上寬恩至矣客問卽真病奈何公瞋目語曰行而死於塗可也聞者壯之弘治十一年卒年八十八追封宣城侯謚曰壯勇

宣城世封凡十餘傳崇禎中嗣封者名時春甲申之變闔門殉節以壯勇之後俱家於順天故不具載

俞拱辰能書得其父傳爲中書舍人正統中從征失上所在衆皆潰而南公曰御幄在道主人將以平外難安國家倉猝未知存亡卽舍而歸平日將何面目對僮僕責其使令之盡力乃自刎死流血滿襟袖而目如含怒右手持刀植立不仆追者見之大驚皆羅拜而去

俞拱字拱辰翰林院秀才授中書舍人死於土木廕

一子松江府志

拱父宗大禮部郎中能書

張元澄字靜夫華亭人弘治甲子舉於鄉補南昌倅宸濠反驅各官皆拜靜夫植立而已宸濠怒命置之獄曰

汝將爲方孝孺耳俟卽真後細嚮之以成其名靜夫門之不爲動王守仁復南昌出之獄謂人曰鐵漢子也疏於朝得加三級丁內艱歸以田宅悉散三族曰設叛者事成吾死則豈無株蔓之禍倅而獲免何忍獨享

靜夫旣登賢書以能書薦詔修孝宗實錄入中書劉瑾愛其楷書索之不應出補南昌倅靜夫草書亦法懷素與張東海齊名高麗國尤重其筆墨郡人覓之往售每得厚利有張立之者九喪未葬老屋傾頽有覆壓之患朝夕躊躇無可告訴乃一日詭云亡靈托夢須藉靜夫手書心經七卷彌陀經七卷卽可早脫

地獄公慨然許之。或曰：此人語謬，直欲得君書以延且夕耳。公正色曰：人既言及祖宗，吾何逆料真偽？早起齋沐書之，其人得之，附海航至高麗，果遂所欲。諸事俱辦，公忽夢數人來謝云：藉公皆得入土，當思圖報。及公倅南昌宸濠謀逆，公不肯呼嵩宸濠，喝衆搥之。公有如所見數人，即前所夢者。左右遮護，竟得無恙。公晚年每舉以告人，凡情則本無而理則實有者，不可多着私意。鄉評錄

楊給事翼少為嚴嵩所中，受杖下詔獄，幾死。會星變，占者委咎臣下，請行刑以應天意，遂亦列名，并赴西市。

文人聚哭皆絕而復甦，翼少目之曰：死翼少者權奸也。若果藉應天心，措國家於磐石，只比科道受一苦差，亦臣子分也。何悲之甚！引頸就刑，目光如炬，見者無不流涕。

楊允繩字翼少，華亭人。嘉靖甲辰進士，以行人擢兵科給事中，疏論閣部大臣受饋遺不貲，蓋指嚴嵩也。以庚申十月朔死西市。後三年而嚴氏誅，穆廟登極，贈光祿寺少卿，諭祭廕一子。松江府志

夏文愍論辟客鳥獸散亡，敢名夏公者。時顧光祿獨雪涕為經紀其喪，或謂曰：分宜恐不能以古人相期，光祿

嘆曰吾受夏公知遇又何忍以今人自處於分宜固所
畏然人在天地間苟義無逃者正不因勢位搖奪

顧從禮字汝由上海人用夏文愍薦授中舍兼翰籍
改直制敕累進光祿寺少卿加四品服

王子嘉未遇時讀書普照寺一蒼頭日事負販以供朝
夕寒夜相對乃慰之曰使我富貴爾何愁不醉飽蒼頭
曰僕之事主分無所辭如較量窮通則事主之念必不
堅倘言醉飽應早辦去就矣子嘉嘆息不已及主貴蒼
頭請去為僧有所賞給一無所受

王念字子嘉世居華亭之七寶里嘉靖甲辰進士歷

官按察司副使治兵瓊州 雲間志畧

劉鋈少喪偶至老不娶人詰之鋈曰琴瑟素諧垂死語
痛刺心使又謀及衾枕則與當時訣別之語各不相涉
死而有知能不致怨五倫以理立極而固之者情也若
背初言夫婦之情既失推之君臣父子亦難得力人題
其門曰義夫

楊應秋兄弟四人粗解文墨永樂中靖難兵起始祖震
以燕山衛百戶陞調福州中衛後所副千戶萬厯間兄
得春襲職應秋為舍人嘆曰吾名應秋秋應商而秉義
靖難非義也祖宗不得已而隨征子孫為世臣代食其

南游有言
藏板
祿義有所未安。去而煮糖自給。終身不仕。人呼爲隔世夷齊。舍人每名支粟八斗

喬伯圭膂力絕人。當馳馬過一牌坊。以兩手攀坊楹。用雙股夾馬懸二尺許。見者驚絕。每觀風塵起。輒向北嘆曰。天下男子獨喬伯圭。奈何不使向刀劍聲中作活。喬伯圭名一琦。方伯純所子。生有異質。膂力絕人。十一歲補邑諸生。尋入太學。再試不售。習孫吳言。中萬曆癸卯武舉。委練孟河兵。劇盜聞伯圭名。曰。此上海喬公子也。相與伏匿。用薦欽投遼東。廣寧衛守備經畧熊公見之。曰。誰謂南人無將材。進游擊。振守鎮江。

天啓時三路出師。并朝鮮兵將之力。戰死朝鮮國王。特上疏明其功。詔贈伯圭都督僉事。襲陞四級。廕子

本衛世襲百戶。鄉評錄

富文少隨其父賈於遼之寧前所。年十七。乘醉入教場。有內丁某騎赤驢馬。持棗木棍。縱而馳。文直前。咤叱人馬。辟易。衆謀欲殺之。文乃潛避滴水崖。連結勇士二十餘人。名爲拜香兄弟。當游擊上海。喬一琦赴任。文自謂鄉人也。率衆私謁之一琦。見之大喜。解狐裘贈之。青石山之役。圍者數萬。喬將軍已受創。文曰。吾不能三貫其陣者。非勇也。挾二十騎同行。驟馬而前。喬從高望之。如

風起水湧當者靡爛回營袍袖皆血同行者失其二往復者再第見旗靡轍亂最後一大龍旗將折又起則文用力時也同行者又失其一將軍撫之曰君神勇也非吾所及須與圍者益衆高麗軍皆哭文與十七人急割生羊肉啖之拜辭喬曰吾輩素不繫尺籍此來欲為將軍計耳喬解其意曰徒死無益苟出而留其身必有識諸君者文與同來者從小路逃出竟脫於難夜行晝伏得達內地存者四人文乃出家為道士老於終南山崇禎二年五月化去虎豹皆鳴遠近震異三日而息王員外鍾彥甲申三月賊逼京師公守彰義門燈燎守

將開門納賊被執不屈賊唾罵曰主事何官公曰事無大小既主其事事敗焉忍逃去賊嘆曰明朝臣僚敗事者麻粟相似爾何能獨主公抗辨愈厲已而賊渠劉宗敏走馬至竟叱害之

王鍾彥字榮伯副使明時孫也天啓丁卯舉於鄉猶講授自給性至孝乞署學職得長洲教諭入為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轉員外郎盡節之日囊無一錢其友殮而殯之又八年始克葬

松江府志

張華亭肯堂在閩與擅政者議不合遂僧服入普陀山隱焉及舟山不守公北向叩首將就縊僕報門人蘇兆

久已繼齋麻乃復出取杯酒奠之日蘇君待我轉至雪
交亭諸妾周氏方氏畢氏及媳沈氏女茂漪爭先懸梁
間公顧而大笑繼之以泣謂僕曰汝輩雖不幸見此然
一門就義彼此眼目亦自灑然乃就繼亭之中梁婢僕
同死者二十有七人

張肯堂字載寧號鯢淵華亭人天啓乙丑進士知餘
干縣以憂去崇禎二年補濟縣選為御史巡按福建
歷官兵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死於舟山謝應元者故
中軍也泣求公屍時死者山積獨公顏色如生監髮
裂背見者輒驚仆地應元旋識其屍乃并從者葬之

應元崎嶇窮厄終於僧以死 鄉評錄

朱吏部已卯告假歸人問近來讀何書答曰忠孝字未
熟丹鉛何暇乙酉託跡舟山數年為主者入山按籍收
請縉紳公至乃踞地坐主者曰今日改裝必無多求公
曰吾與蛟龍雜居蓋欲稍具梳裹使負初心則航海覽
為多事承命只一死字餘者無煩唇舌至勸諭百端公
遂不應互相嘆曰此真忠臣也殺之而歸其喪

朱承佑字聞元中甲子詩四房第六名舉人甲戌成
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文選司主事已卯給假
徐孝廉孚遠夏考功允彛陳黃門子龍各言其志孝廉

慨然流涕曰百折不回死而後已。考功曰吾僅安於無用守其不奪。黃門曰吾無聞公之才而志則過於蔡仲。顧成敗則不計也。終各如其言。

周勒卣亡後有子不能自存。道逢徐聞公聞公下輿道。故乃曰若云吾當爲卿作論。稍涉輕薄。人言巨源在汝不孤矣。我更難爲懷。相與抵家信宿。臨行送米二十斛。縑十疋垂涕而別。

梁任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學術。西華冬月着葛帔練裙。道逢劉孝標。泣然矜之曰。我當爲卿作論。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友。到既見其論。抵几於地。

終身恨之。嵇康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李舍人當松江將失守。百戶挽之曰。聞君爛讀四書。今日將安之。舍人笑曰。臣死忠。古人常事。策下城與家一訣。稍盡其私。百戶曰。君能如此。吾先斷頭待之。泉下卽拔刀自刎死。舍人憑尸而哭。倉卒抵家。少妾挽衣涕泗。衆爭勸之逃。舍人曰。若一旦苟活。後來卽不與陳夏同傳。夢寐中何以對此老兵。引繩自縊。氣未絕而追者至。遂遇害。

李待問字存我。上海人。崇禎癸未進士。授中書舍人。書法秀勁。

何慤人告史相公曰揚州雖無險可據。然李庭芳輩亦嘗以孤忠留名姓於天地間。今時事不測。某請募東吳勁勇別成一旅。備公指揮。史欣然從之。方渡江而南。維揚告急。慤人嘆曰。悔不及矣。仍還揚州。謁史曰。某不能與公同生。猶能與公同死。城破慷慨自盡。

何厚字慤人。改名剛。上海學。

章次弓癸未除夕。夢投帖城隍神。而簡字中失寫日字。神辭不見。公醒而嘆曰。本朝以日月爲明。或者此其識乎。及松江將受兵。公分守南門。每早向南禪寺大笑。陳黃門竊問之。答曰。城中固不知有止水乎。及城破。卽縊。

寺寮顏色如生。笑猶自若。

次弓名簡。華亭人。以天啓甲子鄉薦。授羅源縣知縣。時章氏昆季皆有時名。而次弓尤儉約自好。不矜才藻。

乙酉八月。黃蜚歛兵營於春申浦。盡毀諸石梁。一丐者素宿減水橋邊。兵夫力驅之。丐者且行且罵。走數十里。抵蜚營。大聲曰。黃蜚敵兵已越江淮。豈懼爲橋梁所限。且汝號三萬人。豈無千數能拋磚弄瓦者。見敵如寒鷲縮頭。作如此伎倆。向人有何面目。衆人縛之急。丐者笑曰。我猶能罵人喪命。汝曹更不能求人乞命也。引領受

戮面色如生，明日遊擊趙從龍特命埋之。

夏存古十餘歲，陳卧子適至，父使存古出拜，案頭有世說，卧子閱之，問存古曰：「諸葛靚逃於廁中，終不見晉世祖，而嵇紹竟死蕩陰之役，何以忠孝殊途？」存古拱手對曰：「此時當計出處，苟憶顧日影而彈琴，自當與諸葛爲侶。」卧子嘆曰：「君真先得吾心者。」

吳亡，靚入洛，以父誕爲太祖所殺，誓不見世祖。世祖叔母瑯琊王妃靚之姊也。世祖後因靚在姊間，往就見焉，靚逃於廁中，於是以至孝發名。嵇康爲呂安事，見殺，臨刑顧視日影，棗棗彈之曰：「廣陵散於今絕矣。」

嵇紹，康子，從惠帝力戰，死於蕩陰。

夏存古，名完淳，崇禎丁丑進士。夏允彝之子，幼聰敏，絕倫。補郡諸生。丁亥五月，因吳兆勝之亂，波及諸名士，被收遇害。

南
湖
舊
話

卷
四

三

藏
板

南
湖
舊
話
卷
四
終



